

人世间

# 乡间春来早

冷大川

春雨惊春清谷天，新年伊始，第一个节气就是立春。立春有时在春节前，有时在春节后。有时天寒地冻，天上雪花飞舞，地上白雪皑皑；有时春光明媚，冰化雪融。然而，“春打五九尽，春打六九一”却是永恒的，也就是说，“立春”永远定格在“五九”的最后一天，或者是“六九”的第一天。

“五九六九沿河看柳”，是乡村人企盼报春使者的一句老话。说来奇怪，不知是印象所致，还是果真如此，在这期间，且不说光和日暖，春风拂面，即使寒意料峭，漫天雪花，你来到河水边，一棵、一排，抑或是一片垂柳立在你眼前，你会不经意地发现，柳树的枝条已褪去冬日灰暗的色，泛着淡淡的黄，溢出丝丝的绿。在落日下，经风一吹，熠熠生辉，金黄得耀眼。再仔细看那枝条，音符似的小芽有序地排列着，无数的枝条在春风中拨动着春的琴弦，演奏着春的旋律，催动着春的脚步。

田间地头，积雪融化处，阳光照射，润湿的泥土一闪一闪的，泛着光。沟渠里、小溪中，水涨起来了，池塘边的芦芽你拥我挤地探出头来。向阳坡、藏风处，小草争着抢着钻出来。经过冬雪，泥土喧腾腾的，无论是冬耕过的还是正待春耕的，踩上去，软软的似棉絮一般。

山村里，鞭炮声还在时断时续，走亲的人们提着盒子，拎着婆子，有的索性绑在自行车上，你来我往，络绎不绝。有时还会有锣鼓声响起，一定是扭秧歌的队伍又进村了。崎岖的山路上，一位汉子，脱去节日的新装，驾着小车，后边不远处，还有一位年轻人，同样也是驾着小车。他们一老一小，一前一后，来到石垛旁，停下车，弯腰装石。一块，两块，车上的石头堆起来，满满的。这是头年冬天，顾石匠开采，用来盖房娶媳妇的。两人在“吱吱呀呀”声中又一前一后，下坡，上堰，向村中走去，来到已开挖好的房基前。

空旷的闲地、场园里，已有沙子、黄泥堆集起来，是乡人用来脱塹盖房准备的。早些年的房舍，都是用石头和土塹垒砌，很少用到砖块，省钱。三三两两的推车人，你来我去。你从河岸沙滩上推来的是沙子，我从坡地里运来的是黄土。大家见面打着招呼，送去节日的问候，得到他人的祝福。累了，歇下来，几个爷们凑到一起，抽烟、拉呱。路过的街坊熟人见状，也停下来。大伙攀谈新一年的打算，憧憬美好的未来，

聊得那么开心。额头上的汗水没了踪影，笑意写满了每张脸。

麦田里，谁家的女人正在忙碌着划锄。她握着锄头，弯着腰，一会儿拉，一会推，两腿前躬后蹬，交替前行。一阵风，头上的围巾飘了下来，飞到前方。她弯腰捡起，顺势在额头上抹一抹，拭去的是灰尘，还有汗珠。地头那边，两个孩子也在忙活着。一个双手握着小锄，是锄还是刨，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，他毕竟只有六七岁。另一个手拿钎子，将盖在土里的麦苗搂出来，让畦子的背高起来。她虽然也只有十多岁，但干得仔细、认真，有模有样，因为母亲告诉她，只有这样，水才会顺着畦子，浇灌麦根。只有一畦一畦不乱流，才能保证所有麦子都能吃饱水。农村孩子就是这样，既懂事又会做事。

“过了初九就动手”，生产队的饲养场、院子里，几位犁耙手正忙着检查、修理农具。叮叮当当的锤声、扳钳声、慢条斯理的谈话声融合在一起。他们有的在装卸犁铲头，有的在更换新耙齿，还有的在检查牛套和耧角，各行其责。

夜幕降临，村头的戏台汽灯耀眼，锣鼓喧天，还有各种乐器的声响，这是村戏要开演了。生产队的饲养场，小屋内的煤油灯依旧亮着，暗淡的灯光，映照着黝黑的脸庞。几个爷们，有的坐着矮板凳，有的依着炕沿半坐着，有的干脆盘坐在炕头上。有人嘴里叼着烟锅，边用火镰擦着火石，边吧嗒吧嗒地吸几口。火星飞溅，烟雾一圈圈扩散、弥漫。不抽烟的，边剥着花生，边往嘴里填，“咯嘣咯嘣”吃得正香。锅里的水滋啦滋啦地冒着热气。村干部和队干部们，各抒己见，一本正经地交流新一年的打算。尽管也争论不休面红耳赤，但看得出他们谈兴正浓，不伤和气。

“年跑了，十五了了”，村干部们抛弃了以往“要正月，闹二月，哩哩啦啦进三月”那种懒散的旧习俗，带领社员们，挑起担子，给麦田浇灌人粪尿，压土粪。推起小车，往地头运送圈粪杂肥，为春耕春种做准备。“忽颤忽颤”，挑担队伍在山间小路上穿梭；“吱吱呀呀”小车声不绝于耳，在山野间回响，驱走了冬日的宁静。

一阵风吹过，接着是几声雷响，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了。上灯时分，雨还是不紧不慢，滴滴答答，山村的夜静谧而安详。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经过春夜喜雨的滋润，空气清新起来，万物睡醒了似的

张开了眼。麦苗绿了，野菜也绿了。挺拔的白杨树，毛毛虫爬满了枝头。菜园地里，用小钎搂去枯叶的葱，一沟一沟，露出墨绿的叶子，还有嫩黄的小芽尖。从泥土里蹿出来的韭菜芽，嫩嫩的黄，淡淡的绿。

田间地头，有人在整理地堰，有的在沿着地的外堰用大镢捣出茅草根、酸枣树根等，有的用铁锨修起一道垄，再用锨将土反扣在其上，直立着锨，使劲地拍打，还有人在刨地。只见镢头上下飞舞，一条线地摆开。刨过的地方，高低不平，有人用铁钎边拖拉，边拍打土块。经过之处，平如镜，细如面。

“二月二，龙抬头，皇帝扶犁臣赶牛，正宫娘娘来送饭，当朝大臣把种丢。”伴着歌声，不远处，有人刚刚用锨将粪撒开，犁耙手就扶犁挥鞭，驱牛耕田。犁过之处，新鲜泥土的气息，在朝阳的映照下，氤氲升腾，在无边的原野中弥散。人的吆喝声，牛的哞叫声，鸟雀的吵闹声，此起彼伏，跟空中北归的大雁“嘎——嘎——”声相呼应。

远远传来“噔——噔——”的轰鸣声，那是柴油机在抽水，为小麦浇灌返青拔节水。潺潺的渠水，蜿蜒蠕动。麦田里，水流过后不时地“咕噜咕噜”冒着气泡。土块疙瘩，经水浸润，即刻散开。

耕过、刨过的地，或是一大片，望不到边；或是零零散散，一层层地排列着。金黄的土地，日光映射，有些耀眼。仔细看，又若隐若现地似有那么一丝淡淡的绿。走到近处，才发现，原来是新出土的灰菜、蓬菜、马齿苋，还有说不上名字的野菜，星星点点，密密匝匝地簇拥在一起。地堰上、小路边，蒲公英已擎着鹅黄，撒遍山野间的角角落落。春天迈着轻盈的脚步来到了人们的身边。

一阵清香扑鼻而来，果园里果树的花已绽放，红的如血，粉的似霞，白的像雪。蜜蜂“嗡嗡”地闹着，蝴蝶也在翩翩起舞。

在煦暖的春风中，布谷鸟“布谷——布谷——”鸣唱着，乡村人要开播下种了。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“春天插一棍，秋天吃一顿”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籽”，勤劳的乡里人，就是这样，在每年的春天里，总是将希望的种子一粒一粒撒播于土壤中，等待秋天的收获。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我童年、少年和青年时的乡间生活，早春忙碌的情景，永远印记在脑海中。

流年记

## 出门遇上大雪天

刘卿

正月初三，一场大雪打乱了我的春节出行计划，连续几天都窝在家里，玩手机看电视，或者和某个朋友视频聊天。由这场雪，我又想起自己很小时候过年出门遇上的那个大雪天。

那年我大概五六岁，还是小屁孩一个，大人们都说我人小事多，干啥也甭想落了我。这不，一听说小爹和哥哥要轧伴去姑姑家出门，我说啥也要跟着去。他们不领我，我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又哭又闹，还一边竖着耳朵，透过指头缝，直到看他俩点了头，哼唧一声答应了，我才收起哭声，一跃而起，泪也顾不上擦，就颠颠地跟在他们屁股后面，生怕他俩甩了我。

记得那天上午天气不错，路上出门的人那叫一个多，拐婆子的，提篮子的，说说笑笑地几乎都是步行，却又个个都兴高采烈的。我也蹦蹦跳跳地跟着小爹和哥哥跑在上姑姑家的路上。一开始我跑得可欢实了，慢慢等我跑累了，他俩就一个人拐着婆子，一个人背着我。那一年哥哥大概十三四岁，小爹也就二十多岁。

半下午突然变了天，黑压压地不说，还不紧不慢地飘起了雪花。小爹说，不吃晚饭了，要赶紧回家。姑姑说，走不了就住上一宿。小爹说，明天还要继续出门，就不住了。又听姑姑说，那留小三嫚住几天吧。我本来留着小心眼，来姑姑家，就盼着姑姑家的糖和小面猪头。既然这些东西都得到了，我就一门心思要回家，要妈妈搂着睡才香呢！

既然留不住，姑姑就赶紧打发我们上路了。

天越来越阴沉，风也刀子似地抽打着我的脸，即使躲在小爹的内侧，也是晃悠悠地要被刮去似的，几乎挪不动步子。我索性蹲下，不走了。他俩威胁我不成，大步流星地走出去十几步。回头看看，我还蹲在那儿。哥哥又折回，抓起我的手，拽着我往前跑，赶上小爹。

雪也忽悠悠忽悠起劲地下了起来。

我是真心走不动了。小爹说，再这么磨蹭下去，天黑也回不了家。于是小爹脱下他身上的

大衣，把我一卷，往肩膀上一甩，吧嗒吧嗒就走开了。

我躲在小爹的大衣里，瞬间暖和极了，只是感觉有点晕乎乎的，好像头朝下。在小爹有节奏的步子里，我一颠一颠地晃荡着，很快就迷糊了起来。

据妈妈说，她门里门外不安地张望了好多次，直到小爹和哥哥雪人似地扑进了家门，她才长出一口气，问，“三没回来？”“回来了啊。”小爹说，妈妈又赶紧往外望，“在哪儿呢？”“这不，在这嘛。”小爹拍拍自己的肩膀。妈妈说她这时才看清小爹肩膀上还扛了个大衣，忙去扒拉，看到一双小脚，“你倒背着三回来的？”“不知道啊，反正往肩上一搁，就走。”

妈妈吓得变了脸色，赶紧让小爹把我放炕上，她也紧随上炕，解开大棉袄，把我揣进怀里，又围上被。一边晃悠着我，一边叫着。我却沉沉地和熟睡了一样，怎么叫也叫不醒。妈妈说，她吓坏了，就那么叫着、暖着。小爹和哥哥也木木地呆立在炕前。

过了很久，我才悠悠地吐出一口气，醒来。看到妈妈正抹着泪，我却问，“俺回家了？俺的糖和小猪头呢？”

妈妈破涕而笑，“都差点丢了小命，还惦记着那点东西。”小爹显然也轻松了起来，忙不迭地说：“在篮子里呢，一样也不少。”

妈妈说，“看样子这雪要下一晚上，赶明儿哪家的门也出不了。”

“就是能出门，俺也不领小三嫚了。”小爹咕囔着。“可不，真麻烦。”哥哥也小声迎合着。“你们领，俺也不放心啊？”妈妈指着他俩净是不满。

“没事，没事，下次俺一定自己跑。”我急着表白，他们要不领我出门了，我上哪儿挣那么多的糖啊、点心啊。

“行啊，那你把今天的糖果分了，我再想想领不领你。”小爹虽然辈分在那儿，但还像个孩子，认真地逗我。

为了更多的糖果、点心，我豁出去了，挣脱出妈妈的暖暖怀抱，赤脚就去找姑姑给的糖。我想，可得好好轧伙着他俩，才能挣到更多糖果、点心啊！